

民國叢書

第三編

• 60 •



民國叢書

第三編

· 60 ·

美學·藝術類

洪深戲劇論文集

戲劇論集

演劇漫談

洪深著

余上沅著

袁牧之著

上海書店

余上沅著

戲劇論集

10. 428/2492

一九二七年七月出版

實價七角

著者 余上沅

發行者

北京東皇城根
北新書局
上海四馬路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本書據北新書局1927年版影印

目錄

論戲劇批評.....	一
舊戲評價.....	一七
論詩劇.....	二七
論改譯.....	三七
愛爾蘭文藝復興運動中之女傑.....	四三
今日之美國編劇家阿尼兒.....	五一
介紹蕭伯納近作「長壽篇」.....	五七
讀高斯倭綏的「公道」.....	八九
羅斯丹及其傑作「西蘭娜」.....	一〇九

戲劇藝術的困難·····	一三七
現在紐約的來因哈特·····	一四七
來因哈特的「奇蹟」·····	一五五
莫斯科藝術劇院·····	一六三
表情的工具和方法·····	一七一
論表演藝術·····	一九一
再論表演藝術·····	二〇一
演劇家的修養·····	二〇九
杜絲的藝術·····	二一五
關於布景的一點意見·····	二二一
服飾與道具·····	二二七
戲劇藝術與科學發明·····	二三三

舞台燈光工具……………一三九

舞台燈光的顏色……………二四七

插圖目錄

馬克伯士之一場.....	封面
戈登克雷.....	一六
蕭伯訥.....	五七
西蘭娜之一場.....	一〇九
來因哈特.....	一四七
奇蹟之一場.....	一六二
杜絲.....	二一五
舞台燈光的工具.....	二三九

論戲劇批評

古今批評家似乎都有一種通病，他們愛把這個硬列入古典派，那個硬列入浪漫派，這個硬列入文學，那個硬列入藝術。在批評家的書房裏，便充滿了案檔，一行一行，一格一格，全貼上了五色的牙籤。每逢出來一件作品，批評家爲了歸檔的原故，不得不輕輕替它畫上一個記號，生拉活扯的派它是什麼種，什麼類。他們自己封鎖了自己還嫌不夠，必定要抬出幾個死人，幾個活人，來加厚這封鎖的軍力。如果你是個能創造的藝術家，你最好是不問不聞，讓這些批評家去製造案檔和牙籤，看他們能夠製造多少。

戲劇批評家不但對一齣戲要替它畫上類型的記號，甚至於對戲劇的整體也要替它畫上類型的記號。亞里士多德說要如此如此才是戲劇，雷興又說要如彼如彼；蒲戎納蒂哀，沙西，威廉阿琪，戈登克雷，馬修士，韓米爾敦，以至於張三，李四，

都各有理論，各有主張，彷彿戲劇非有一個定義不可似的。藝術是不受邏輯和規律支配的，戲劇也是一樣。戲劇和藝術只有一條最好的規律，就是沒有規律。你說，『戲劇是藝術的一種，是文學的一種，是詩的一種』，好得很；你說『說文戲字下云，三軍之偏也，一曰兵也；劇字說文所無，玉篇云甚也』，也好得很；你說『戲劇須以品格爲主，動作即發端乎品格』，好得很；你說『戲劇不是模倣人類的，却是模倣一個動作，模倣人生：品格是動作的附庸』，也好得很；你說『戲劇是意志與阻力間的衝突』，還是好得很。但是，這些都與戲劇藝術的自身無干，因爲戲劇只是藝術，只是自我的表現，它不用你去硬下定義。

藝術家偶然起了一個創造的衝動，如果長於文字節奏，便作出了文學或詩歌；如果長於線條節奏，便作出了建築或雕塑；如果長於聲音節奏，便作出了音樂；如果長於形象節奏，便作出了繪畫；如果長於動作節奏，便作出了舞蹈。如果他長於文字，線條，聲音，形象，動作，節奏之全部或幾部，他便會用聯合換合的方法，

使它們諸合，表現出種種的東西來。這些東西，無以名之，名之曰戲劇。王摩詰詩中有畫，畫中有詩；藝術的原素本來是息息相關的。假如你說詩中有了畫便不能算詩，或說詩中沒有畫那不能算詩，都是多說了話。所以，文字特長的戲劇不能說它不是戲劇，動作特長的也不能說它不是戲劇。在極謙遜，極和平，極寬柔的劇場裏，只要一件作品是藝術的作品，它都願意歡迎，容納，承受。

剛才我不覺提到劇場了；這裏要發生問題；戲劇和劇場不能分家嗎？這個問題答復不得。假使你說不能罷，許多只營書本生活，對劇場沒有充分了解的批評家，便會起來和你打架了。他們劈頭就請教你四個大字：『羣衆心理』。這個官司打的久了，只要你不怕麻煩，你可以去加入反面或正面。不過我總懷疑，假使這個同時為主爲奴的『羣衆心理』在劇場裏可以成問題，那末，在繪畫展覽會和音樂演奏會裏也可不可以成問題呢？繪畫批評家或是音樂批評家，會給『羣衆心理』一個地位麼？看繪畫或聽音樂的人，並不是羣衆的一部分；劇場裏觀衆的一個人，也並不是

羣衆的一部分。好的戲劇同好的音樂和繪畫一樣，能夠叫你，他，及我，都各自成爲一個單位。此時羣衆便不是一般所謂之羣衆了，它是若干單位，個人，所組織成的羣衆。下流的「文明戲」產生羣衆，莎士比亞的戲產出個人。

象坊橋的國會是羣衆，一個人扔墨盒，大家不知不覺也抓起墨盒來扔。天安門的大會是羣衆，一個人叫贊成，大家不知不覺也扯起喉嚨來叫贊成。劇場裏的觀衆假使也是羣衆，却他們總不和一般的羣衆相同。你若不信，何妨把象坊橋的羣衆，天安門的羣衆，一古腦都請到來因哈特的大劇場裏去看「伊底潑斯」，去看「奇蹟」；你想他們還是不是那樣的羣衆？也許爲了好奇或是掃興，也許爲了贊美或是慚愧，不一會工夫，在精神上或是在實際上，他們都分成幾個組合了。近而言之，你把他們請到新明劇場或是第一舞臺去看楊小樓，梅蘭芳，余叔岩，他們會不會改變態度？假使這是大世界，新世界，或神仙世界裏的坤班，那裏觀衆的態度又怎麼樣？好的劇場演好戲，自然中間要產出一些好的個人，一些好的組合。好的少數人不能

影響壞的多數人，好的多數人也不能影響壞的少數人。在展覽會裏，音樂會裏，劇場裏，懂得的人決不會因為不懂的人多而變為也不懂。假使有人真的怕陷入『羣衆心理』而不進劇場，却抱定一部『莎士比亞』，遁入荒山窮谷，細細的去『想像』，你倒不必苦苦的留住他，還是讓他自便的妥當些。

自從亞里士多德以來，有許多人就抱定這類的主張；他們說戲劇就是戲劇，它是在紙上印着也好，在台上演着也好。他們更進一步說，偉大的戲劇就是偉大的戲劇，演與不演毫無關係。如是云云，有師承的戲劇批評家無不引爲護符。亞里士多德的話信得信不得，你最好是留意一點。他那部『詩學』有幾分之幾是真的，至今一般考據家還不曾給它一個定讞。即令那裏面一字一句都是亞氏的親筆，沒有門人的竄記，沒有後學的竄改（就有也不要緊），替它下註解的人可又各不相同了。有人說亞氏的主張是這樣，同時又有人說是那樣。假使你的興趣是趨向於替死人打官司的，你也可以加入一方面。不過我總懷疑，如果莎士比亞的戲劇不在劇場裏演，

而他依然是偉大的戲劇家；那末，貝多芬的樂譜也不必演奏，他是否依然可以做偉大的音樂家呢？如果戲劇可以離開演員，那末，音樂是否也可以離開樂器呢？這種爭辯是沒有意思的。有好的劇本出版：歡迎。有好的戲劇扮演：歡迎。你不要去說戲劇讀不得；也不要說戲劇演不得。你說讀不得罷，你書桌上明明擺了一部沒有關的「莎士比亞」；你說演不得罷，杜絲明明給你看了「吉阿康達」和「死城」。所以，任憑你加入那一方面，你是不能全勝也不會全敗的。那末，你還加入不加入？

要是你正在猶豫的時候，忽然碰見了戈登克雷的朋友，他們可不能依你了。他們也許劈頭就對你說，不能上舞台的東西，根本上不是戲劇。劇場是戲劇的化驗室，凡禁不起劇場化驗的東西，你說它是什麼都可以，不要說它是戲劇。甚至於區區一個「燕子箋」的作者阮大鍼，他都明白化驗戲劇的道理呢。而且，又有人說，劇場與戲劇的關係，和美術館與繪畫的關係是一樣的。『藝術繁衍藝術』，在同情和一般諒解之下，藝術才易於發達。否則，又何貴乎有批評呢？印在紙上的劇本好

比是清涼的甘泉，它要劇院做淨瓶，把它帶到世間，去醫治渴望着的，患情感病的
一千人衆。劇本好比是畫，劇院就是準備着施繪事的素絹。主張戲劇必須要獨自翻
讀的，就等於主張音樂不應該由樂隊演奏，而必須用一件樂器去演奏。劇本好比是
音樂裏的 Melody，劇院便是 Harmony。你說 Melody 是音樂，加上了 Harmony
倒不是音樂麼？何以戲劇是藝術，而劇場不是藝術呢？何以「漢姆烈德」是藝術，而
布景光影不是藝術呢？何以「平沙落雁」是藝術，而桐和絃不是藝術呢？你讀了「馬
克伯士」就能夠想像一切，那末你去看它的表演不行嗎？你讀了「陽關三疊曲」就
能夠哼這個調子，那末你去聽它的合唱不行嗎？到羅馬去只有一條路，鑒賞藝術只
有一個方法嗎？這又是始於何時呢？來來來，到倫敦去看戈登克雷的傀儡，到柏林
去看來因哈特的「沈默倫」，到巴黎去看柯坡的哥倫比亞劇院，到紐約去看劇院協
會，到謀尼克去，到維也納去，到莫斯科去。甚至於到三慶園去，到華樂園去，也
許你還碰得見一點半點好的東西。

有人說，這些地方他都願意去，他並不反對劇場，可是，他又說，在運用想像上，到劇場去的確是一個犧牲。劇場裏又是演員，又是布景，又是光影，又是觀眾，五光十色，不言即動，弄得他耳忙目亂，招架還來不及，那裏還有工夫去運用想像。殊不知劇場不是由你去發現你想像中未開闢的境界的地方；它乃是由你去重訪你想像中常到的境界的地方。恐怕除了音樂以外，沒有那種藝術品可以叫你達到無影無踪的夢境。唐人的詩，宋人的畫，任你去百般推敲，決不能把你的想像送到七色虹橋的外邊去。這些藝術品只能叫你潛伏着的想像浮現，叫你飛散了的想像凝聚，叫你胚胎了的想像成熟。不但你不能希望在劇場裏可以想入非非，就是你躲到窮鄉僻壤，一個人慢而又慢的去誦讀「莎士比亞」，你也不能想入非非。

況且，劇場能夠叫你的想像更加豐富。你有了想像；戈登克雷，來因哈特，柯樂芬，亞辟亞，斯坦尼士，巴克斯特，歌開林，白恩哈，羅西，杜絲，等等，等等，都在那裏用想像。假使你以爲若干藝術家打夥兒吐出來的心血，還不夠榮養你